

Gentlemen Bastards

绅士盗贼

卷二 红色天空红色海(上)

*Red Seas
UNDER RED SKIES*

[美] 斯科特·林奇 / 著 姚向辉 / 译

女士们,先生们!
绅士盗贼已经扬帆,酣畅淋漓的海盗之旅即将启航!

绅士盗贼

Gentleman Bastard: Red Seas under Red Skies

卷二 红色天空红色海（上）

[美]斯科特·林奇 著

姚向辉 译



Gentleman Bastard: Red Seas under Red Skies

Copyright © 2007 by Scott Lynch

First Published by Gollancz,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ondon

Publishing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20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天空红色海 / (美) 林奇著; 姚向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0

(绅士盗贼; 2)

ISBN 978-7-229-10107-7

I. ①红… II. ①林…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8706号

绅士盗贼(卷二): 红色天空红色海(上下册)

SHENSHI DAOZEI(JUAN ER): HONGSE TIANKONG HONGSE HAI

(SHANGXIA CE)

[美]斯科特·林奇 著 姚向辉 译

出版策划: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邹禾 肖飒 方媛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封面绘画: 镭

责任校对: 郑小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豪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30mm 1/32 印张: 21.5 字数: 554千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07-7

定价: 72.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章 剑拔弩张的对话 / 001

第一部 手中的牌 / 005

第二部 袖中的牌 / 333

第三部 桌上的牌 / 553

尾声 红色天空红色海 / 655

序章

剑拔弩张的对话

洛克·拉莫瑞站在塔尔维拉城的锚墩上，船只燃烧的热风从背后吹来，上弦弩弓的冰冷箭头顶着咽喉。

他咧嘴一笑，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弩弓上，瞄准对手的左眼。两人之间的距离够近，若是齐齐扣动扳机，喷出的鲜血定会洒遍对方全身。

“通情达理一些。”面对他的男人说。汗珠淌下他积满尘垢的双颊和额头，留下清晰可辨的痕迹。“请多多考虑您处境的不利之处。”

洛克嗤之以鼻：“除非您长了铁铸的眼珠，否则咱们的处境实在彼此彼此。金，难道你不这么认为？”

锚墩上的四个人两两相对，洛克身旁是金，意图攻击他们的人也是肩并肩。金和他的敌手脚趾贴着脚趾，手上的弩弓交叉相对。四只冰冷的金属箭头正跃跃欲出，急于消弭这四位先生头颅间短暂的距离，他们的紧张心情可想而知。在这个距离上，谁也不会射失，就连天上地下的神灵有异议也无济于事。

“咱们四个似乎都让流沙淹到一半儿。”金说。

身后的水面上，咆哮的烈焰正从里向外吞噬着旧帆船，旧帆船又是呻吟又是噼啪作响。几百码的范围内，黑夜亮如白昼。遍布亮黄色火线的船壳已开始分崩离析，犹如地狱缝隙的裂口中，小股小股的黑烟直往外喷。巨大的木制蛮兽颤抖着吐出最后一口气，在痛苦中死去。身处吸引了全城视线的强光和噪音当中，锚墩上的四个男人反倒显出了一种奇特的孤

独感。

“看在众神仁爱的分上，放低武器。”洛克对手说，“上头交代过，尽量留活口。”

“换个场合我一准相信您的诚恳，”洛克说，他笑得越发灿烂了，“可惜我向来不敢相信拿武器对准我喉管的人。实在抱歉。”

“你的手会在我之前开始颤抖的。”

“我若累了就把箭尖撑在你的鼻子上。谁派你们来盯我们的？你们得了多少好处？我们手头也算宽裕，商量出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也不是不行。”

“实际上，”金说，“我知道他们是谁的人。”

“真的？”洛克抽空瞥了金一眼，又赶忙把视线转回对手身上。

“结果已经商量出来了，可惜实在算不上皆大欢喜。”

“呃……金，对不住，我没跟上你。”

“不对。”金向对面的男人抬起一只手，手掌向外。接着，他开始改变瞄准方向，动作既缓慢又谨慎，最后把十字弓对准了洛克的脑袋。他先前的对手大为惊讶，直眨眼睛。“洛克，我已经不跟你了。”

“金，”洛克脸上没了笑容，“这不好玩。”

“我同意。把你的家伙递给我。”

“金——”

“赶紧拿过来。动作利索点儿。你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还不快把家伙从我脸上挪开，给我对准他。”

金先前的对手紧张地舔舔嘴唇，但还是没有行动。金咬紧牙关：“听我说，海绵脑子的港口猿猴，我在替你干活。把你的十字弓对准我那位天杀的搭档，好让咱们离开这该死的锚墩！”

“金，我不得不说，这一番意外反转实在收效甚微。”洛克说，若不是金对面的人适时接纳了金的提议，他大概还要多说几句。

洛克只觉得脸上汗如雨下，身体里的湿气仿佛都要背叛他，赶在大难

临头前各奔东西。

“好啦，三对一。”金冲锚墩上吐了口唾沫，“你让我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出发前和这两位先生的雇主达成协议——该死，都是你逼我的。真对不起。我还以为他们下手前会先有接触呢。现在，把武器递给我。”

“金，你他妈动什么——”

“闭嘴。一个字也别他妈说。别跟我耍心眼，我对你太了解了，千万不能让你开口。安静，洛克。手指从扳机上拿开，把十字弓递给我。”

洛克盯着弩箭的金属尖头，难以置信地张大了嘴。周遭的世界尽皆暗淡下去，剩余的唯有那个小小的箭头，它倒映着洛克背后泊地的炼狱烈火，发出橘黄色的光芒。

“我不敢相信，”洛克说，“我只是——”

“洛克，我再说最后一遍。”金又一咬牙，稳住手腕，瞄准了洛克的两眼之间，“手指从扳机上拿开，把天杀的家伙递给我。快！”

第一部 手中的牌

三思而后行：思法，思利，思退。

——中国谚语

第一章

小小游戏

1

赌戏名叫“旋转木马”，赌注大约是他们在整个世界上控制的财富的一半，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洛克·拉莫瑞和金·坦纳正被人打得落花流水，仿佛一双积满灰尘的鞋垫。

“第五手，最后一轮。”圆桌那头，穿天鹅绒衣衫的庄家从他的台子上发话道，“二位先生还要牌吗？”

“不，不了——二位先生要讨论一下。”洛克说完往左一靠，把嘴贴近金的耳畔。他压低声音，耳语道：“你的牌怎么样？”

“给日头晒焦了的沙漠。”金边嘟囔边看似随意地拿右手遮住嘴，“你的呢？”

“看了就倒胃口的荒地。”

“妈的。”

“莫不是咱们这星期祈祷太少，还是谁在神庙里放了屁什么的？”

“我还以为输牌是计划的一部分哩。”

“谁说不是了？我只是觉得输也该输得风光点儿。”

庄家一本正经地冲左手咳嗽了两声，牌桌边的打手给洛克和金后脑勺各赏一记。洛克和金拉开距离，轻轻把手中的牌搁在桌子的漆面上，从表情库中翻出最具“老子心里有数”气质的笑容戴到脸上。他在心底里嗟叹一声，瞅了瞅那堆数量可观的木头筹码，它们很快就要走过短短旅程，从赌桌中心移到对手的筹码堆里了。

“我们准备好了，”他说，“以英勇的淡泊气概迎接命运，历史学家和诗人将传颂我们的事迹。”

庄家点点头。“女士们和先生们都不补牌。那么，最后一手，诸位请出牌。”

众人一阵慌乱，换位的换位，抛牌的抛牌。最后，四名闲家组合好各自的最后一手牌，面朝下摆在面前桌上。

“甚好，”庄家唱道，“手落不悔牌，一翻两瞪眼。”

六七十位塔尔维拉最有钱的闲人聚集在房间里，停在他们背后观看洛克和金遭受的每一次羞辱，此刻，他们急不可待，一起伸长了脖子，就想看看这两位今天究竟要输得多尴尬。

2

塔尔维拉，众神的玫瑰，位于瑟林人心中文明世界的最西边。

若是你耐受不了塔尔维拉最高塔楼千码高处的稀薄空气，抑或是能随滋生于城市各处岩缝和屋顶的海鸥群落在半空慵懶回旋，你会立刻明白，境域内广袤的黑色群岛因何将那个雅号赠予这片土地：一连串新月状的岛屿从城市的心脏部位蜿蜒伸出，其面积渐次增大，仿佛艺术家比拟玫瑰花瓣用镶嵌技法拼出的花样。

岛屿并非天然生就如此，东北方向几里之外隐约可见的大陆地貌才是自然的产物。大陆在风吹雨打之下现出裂纹，岁月的印迹一览无余。塔尔维拉诸岛却未受风雨侵蚀，或许风雨根本奈何不了它们——造就岛屿的是祖灵的玄色琉璃，数量超乎人类想象，层层叠叠不知深有几许，其间管道遍布，又有多层岩石和尘土覆而盖之，凡俗男女栖息的都市便从中拔地而起。

众神的玫瑰由人工堆砌的暗礁环绕，暗礁直径三英里，留有数个缺

口，是阴森波浪下的幢幢暗影。在这道隐墙面前，桀骜的铜海也低下头颅，为高挂旗帜的船舶让出通道。来自数百个王国和自治领地的船舶，桅杆与帆桁探向空中，密密麻麻仿佛森林，收起的船帆给它们披上白衣——这些，都远在你的脚下。

假如你肯把视线投向城市的西岛，会发现它的内面是纯然黑色的陡壁，陡壁直下数百尺，伸进温柔拍打海港的波浪中，许多木制船坞交错成网，紧紧攀住峭壁底部。然而，岛屿朝向海洋的那一面，从上至下却分了数级。六道宽旷平整的岩架一层一层垒上去，除却最顶层外，均是高达五十尺的断崖绝壁。

岛屿最南端地区名叫黄金阶梯——六级台阶上铺满了麦酒馆、骰子窝、私人俱乐部、妓寮、斗场。黄金阶梯乃是瑟林城邦的赌博之都，男男女女到了这儿都会因为各种原因损失财产，从最温和不过的伤风败俗之举，到最邪恶无德的滔天重罪均有可能。塔尔维拉的权威部门摆出宽宏大量的好客姿态，颁布律令，禁止强逼踏上黄金阶梯的外乡人做奴隶。结果呢，卡莫尔城以西比这儿更加安全的地方屈指可数，陌生人大可喝得酩酊大醉，不虞醒来时已经进了阴沟或是沦为花泥。

黄金阶梯是个等级森严的场所，层级越向上，设施品质越高，门卫的块头、数量和暴虐程度亦然。盘踞于黄金阶梯顶端的是十二幢巴洛克样式的宅邸，它们由古石和巫木建造，嵌在湿润、绿意盎然的豪奢之物——人工花园和微缩森林——当中。

这些是所谓“讲究品质的机遇之屋”，专供堆金积玉的男女赌博之用，且需要凭信用证方能一窥门径。数个世纪以来，这些会馆早已成了非正式的权力中枢，贵族、官僚、商人、船长、使节、间谍济济同堂，一掷千金，既为个人，也为政治目的。

宅邸中宜人的便利设施应有尽有。声名显赫的访客在港口内壁最底下的独享码头登上运载包厢，靠闪闪发亮的黄铜水力引擎拉上峭壁，无需以

双足丈量狭窄逼仄、七扭八歪、人潮汹涌的坡道，攀登面向大海的底下五层阶梯。这里甚至预备好了供决斗使用的公共绿地——位于顶层最中心的一大片得到了悉心照料的草坪，若是有人血涌上头，拉架的人决计得不到让双方冷静下来的机会。

讲究品质的赌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比法律更加古老、牢固的习俗规定，除非发生最为十恶不赦的罪行，否则士兵或治安部队不得踏入此处。它们是整片大陆嫉恨的对象——异域的俱乐部无论多么豪奢，多么排外，没有哪一个捕捉住了正牌维拉窖堂的那种特别气氛。到了“罪塔尖”面前，它们更是要羞愧得无地自容。

罪塔尖约一百五十码高，自阶梯顶层的最南端直刺天空，而阶梯顶层本身已高过港口两百五十码了。罪塔尖由祖灵玻璃砌垒而起，通体闪耀黑珍珠般的辉光，九个楼层外围均有宽阔的露台环绕，炼金灯球将之点缀得异彩纷呈。入夜之后，罪塔尖灿若繁星，亮出猩红和黎明天空的紫蓝色，这两者正是塔尔维拉的纹章颜色。

罪塔尖是全世界最难以进入、最恶名昭著、最守卫森严的高级赌场，从日落至日出，只向最大权在握、最富可敌国的人开放，至于最闭月羞花的那些，则要看守门人的心情了。每一层楼都比底下一层更加豪奢、独特，赌博的风险也更高。上楼凭借的是良好的信用、可人的举止，以及赌桌上的良好表现。有些胸怀大志的人花费宝贵生命中的好几年和成千上万的索拉里，就想吸引罪塔尖掌管人的注意，这一特殊地位赋予掌管人铁血无情的心性，也让他成了此城历史上最有权力的社会事务仲裁人。

罪塔尖没有成文的行为规范，但需要遵守的戒律却和宗教礼仪一般严苛。最简单，也是最不容置疑的一条，便是出老千被捉即处极刑。就算塔尔维拉的执政官本人袖中藏牌给人揭穿，他也将发现诸神亲自恳求手下留情亦是无济于事。每隔几个月，侍者们都会遇到或可成为例外的头脸人物，然而，依然会有人悄无声息地在自己的轿厢中死于丹药过量，或是悲

剧性地“滑落”九层高的露台，跌在罪塔尖庭院中坚硬平坦的石台上。

洛克·拉莫瑞和金·坦纳花了两年时间和一整套假身份，小心翼翼，一路出千，这才混到了五楼。

事实上，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出千，费尽心思咬紧对手；而对手呢，则不需要做出这等事情。

3

“二位女士：一把尖顶顺子、一把马刀顺子，外加太阳印记。”庄家说，“二位先生：一把圣杯顺子、一把杂牌，外加圣杯五。第五手赢家：二位女士。”

掌声荡漾在和暖的房间中，洛克猛咬腮帮子。前面的五手中，二位女士赢下四把，人群大概都懒得注意洛克和金那次绝无仅有的胜利。

“妈的，真该死！”金扮出的惊讶也算像模像样。

洛克望向右边一位对手。玛拉科萨·杜伦纳，身材高挑，肤色黝黑，年届四十，浓密的头发色如油烟，脖子和前臂上几道伤疤清晰可见。她右手夹着金线缠绕的黑色细雪茄，脸上略带微笑，一副超然的满足神情。牌局显然无需她出尽全力。

庄家拿起长柄拨杆，把洛克和金输掉的小堆木头筹码朝二位女士的方向推过去。他操弄着同一柄长杆，将桌上的纸牌收回手中：庄家叫完亮牌之后，闲家严禁触碰纸牌。

“哎呀，尊敬的杜伦纳女士，”洛克说，“看见您的财富如今稳定增长，还请接受我诚挚的祝贺。比起朝我走得越来越近的宿醉，您钱包的增长速度怕也未遑多让。”洛克让一枚筹码在右手指节间遛弯。这块小小的圆形木片价值五个索拉里，大约抵得上一名普通劳工八个月的薪水。

“科斯塔阁下，请接受我诚挚的哀悼，您那一把顺子委实命运多舛。”

杜伦纳夫人深吸了一口雪茄，慢慢吐出一道烟气，让烟气悬在洛克和金之间，距离恰到好处，没有触及直接侮辱的范围。洛克已是渐渐省得，她把雪茄烟气当作了战略武器，这“小小游戏”看似只是优雅的上等人爱好，其实际用途却是让赌桌上的对手分心，或者惹恼对方，驱赶着他们犯下错误。金也拿雪茄耍起同样的把戏，只可惜杜伦纳的准头更胜一筹。

“能够见到如此可爱的对手，那顺子还得感谢命运的安排哩。”洛克答道。

“我得说，看见一位先生输得如此酣畅淋漓，还能说出这么迷人的假话，我还真是有点儿佩服你了。”杜伦纳的搭档说，她坐在杜伦纳的右手边，隔开了杜伦纳和庄家。

艾兹米拉·科伐略的个头赶得上金，肩宽体健，神采奕奕，女人身上该圆润的地方都现出惊人的线条。她的魅力无可抵挡，眼中射出的智慧目光更是既锐利又轻蔑。洛克在她身上认出了街头斗士那种泰然自若的好战性格——她对激烈的竞争充满兴趣。科伐略不时从镀银盒子中取出洒上巧克力粉末的樱桃填进嘴里，吃完后还要大声吮吮手指。当然了，这是她的战略武器。

洛奇心想，她就是天生的“旋转木马”玩家——脑筋可以应对牌戏，而体形则耐受了赌局输了一手时的独特惩罚。

“愿赌服输。”庄家唱道。他坐在台子上，启动装置，让轮盘转动起来。装置位于赌桌正中，是一组环形黄铜框架，里头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小玻璃瓶，每个瓶子都有银质封盖。轮盘在赌场大厅的柔和灯光映照下旋转，最后变成了黄铜圆环中的银色条带，接着桌子底下的机械装置叮当一声轻响，许多厚玻璃小瓶彼此碰撞，发出一阵咔嗒咔嗒的声音，最后，旋转木马吐出了两只小瓶。玻璃瓶朝洛克和金滚来，撞上赌桌略微高起的外缘。

“旋转木马”是两两对决的赌局。赌戏本身便很昂贵，转盘的机括装

置价值不菲。每一手结束，转盘都会从装载其上的许多小瓶中随机抽出两个，小瓶盛的是酒，混上甘甜的油脂和果汁，不让你尝出究竟是何种烈酒。牌戏仅是赌局的一部分，闲家必须在小瓶那不断增长的可怖威力下保持清醒。赌局只会在一位参与者醉得无法继续的情况下结束。

理论上说，这是不可能出千的游戏。机械装置在罪塔尖的掌控下，小瓶也由他们预备，瓶上的银盖用蜡封紧。闲家不许触碰转盘，也不许指派派送给其他参与者的小瓶，若是违反了规定，手中那一把牌即刻判输。就连闲家口中的巧克力和雪茄也必须由赌场提供，虽说洛克和金可以不许科伐略女士享用甜点，可是，鉴于某些原因，那不是什么好主意。

“好吧，”金拧开小酒瓶的封印，“请允许我敬迷人的输家一杯。”

“希望咱俩知道上哪儿找到他们。”洛克应道，两人同时仰头，灌下美酒。洛克只觉得一道温暖的李子味液体流过咽喉——又遇上了后劲十足的。他长出一口气，把小瓶摆在面前。四个对一个，他的注意力略略有些涣散，这意味着酒精开始起效了。

庄家理牌洗牌，为下一轮做着准备，杜伦纳女士志得意满，她又长吸一口雪茄，把烟灰掸进右手后边柱座上纯金打造的罐子里。她用鼻孔喷出两股慵懒的烟气，灰色面纱后的视线紧盯住转盘。洛奇心想，杜伦纳天生就是那种打埋伏的掠食者，躲在伪装背后最轻松自如。他的眼线说，这女人新近才转行，驾驶商船在城市间做投机生意。她先前的职业是拿赏金的武装民船指挥官，在外海猎杀杰里姆的贩奴船只。她那些伤疤可不是在谁家客厅喝茶喝出来的。

洛克和金正指望靠洛克口中所谓“谨慎的非正统方式”赢得赌局，若是让她这样的女人晓得这件事情，那前景可真是会非常、非常堪虞——还不如老老实实输个精光，抑或是出千给罪塔尖的工作人员当场拆穿。罪塔尖的打手至少是不喜浪费时间、讲求效率的处刑人，他们有非常繁忙的生意需要照看。